



生态旅游导引手册

—以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为例

中日公益伙伴 汇编

一般社团法人 act beyond trust 资助



目录

前言 …… 2

白马雪山生态旅游发展之路及遐想 …… 4
李静若

如何开展生态旅游：以白马雪山为例 …… 7
广濑敏通 小原比吕志 森美文

白马回头 …… 17
王国慧

结语 …… 21

前言

这本手册缘起于 2011 年开始的“实现自然共生型社会——创建东亚交流网络”项目，我们将生态旅游这一有关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的体验式观光旅游方式看作实现自然共生型社会的一种途径，着力于建立这个领域中日核心人物之间沟通交流的网络，促进彼此智慧和经验的共享与学习。

当初为什么要实施这个项目？最基本的两点想法是，第一，在日本，追求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得到提倡，而且也积累了不少具体的经验和智慧，甚至建立了一些政策和制度，但是说实话到现在也很难说成为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第二，在中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对环境的压力也随之加剧，环境问题明显成为需要解决的燃眉之急。一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有识之士对地球变暖等环境问题抱有危机意识，他们一方面利用媒体的力量、自身本身的专业抑或所在机构的力量来对社会进行启蒙，另一方面，依然在探索真正促进人与自然共生的社会得以实现的理论和方法。正因为中日两国这一领域的发展现状各有长短，所以也有了相互取长补短的必要。“如何向一般大众提倡一个有效易懂、切实可行的，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方式和实践方法呢？”，如果中国和日本在这个领域的领头人物能够通过交流和研修，共同探讨这个问题的话，也许就能逐渐在东亚地区形成一个促进可持续社会发展的交流网络。

就在这个项目启动之际，日本发生了 311 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事故。这让我们再次清楚地认识到，在自然的威力面前，人类构筑的现代文明是多么的脆弱。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所造成的不可估量的恶果明确地告诉我们，依靠消费大量能源支撑的“方便舒适”的生活是多么脆弱，所谓的先进科技是多么的具有局限性。“人与自然共生的社会”这一概念里，包括了了解自然、敬畏自然之心，比起支配和控制，更强调去顺应自然、感谢自然，建立贡献于“共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及认识到依赖科技的现代生活的局限。以学习和体验自然环境、地域文化为核心的生态旅游，本身就是基于“自然共生型社会”这一概念的实践活动，在经历过震撼世界的 311 地震海啸以及福岛核电站事故后，我们更加相信生态旅游今后会在促进自然共生型社会的发展上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从 2011 年至 2014 年的三年里，我们将日本长年来实践生态旅游的屋久岛作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介绍给中国的伙伴，既因为它的成功——回复被破坏的原生林，成功解决了垃圾污染问题，更因为它的失败，或者说问题——经济优先的短视让它的原生林面临游客过多的困境，而质量参差不齐的生态旅游行业没有很

好地实现生态旅游应有的价值。日方毫无保留地把这些经验教训呈现给中方的伙伴，之后开始通过邀请日本生态旅游领域的专家访问云南白马雪山、开展交流活动、开设培训课程，来逐渐加深双方对彼此的信任和理解，也慢慢摸索出协助白马雪山开展生态旅游的路径，以及进一步形成东亚地区交流网络的方法，后者就是2014年开始的“东亚地球市民村”项目。

在制作这本手册的过程中，日本的生态旅游正出现新的动向——民间机构有计划利用引进国际认证制度，帮助全国各地建立行业规范、提高自身品质，从而提高整个日本生态旅游的质量，使其更加符合“贡献于当地经济地”、“促进可持续社会的实现”这个生态旅游的重要目标。而在中国，生态旅游（或者叫深度游、自然旅游等等）也作为一种新型的旅行方式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旅游行业的重视以及消费者的欢迎，然而由于真正好的生态游产品非常稀少，有些人在认真实践和摸索，也有一些为追逐利益偏离了生态旅游的目标。

这本小册子是参与本项目的中日伙伴辛勤劳动和智慧的成果，也是共同作业的结晶，希望能给从事生态旅游和对生态旅游感兴趣的伙伴提供一些参考，更希望能激发大家讨论这个主题，共同摸索中国生态游的发展之路。虽然从标题看这是一本针对白马雪山保护区写的手册，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核心理念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希望有更多的伙伴阅读，并且与我们分享感想和意见。

如果这本册子能让大家对于生态旅游、乃至可持续社会产生兴趣，则将是我们的最大荣幸。

中日公益伙伴

白马雪山生态旅游发展之路及遐想

李静若

我于 2010 年底加入了温洛克“泽仁”项目（基于经济增长的藏区环境资源可持续项目），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拜访了白马雪山。很快，我就被白马雪山美丽独特的自然和淳朴可爱的人吸引了。

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位于横断山区腹地，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的最窄处就在保护区内，直线距离仅 74 公里。从海拔 5640 米的扎拉雀尼峰到海拔



2080 米的霞若乡，不到 40 公里的距离内高差 3480 米，呈现出干热河谷的稀疏灌丛草坡带、云南松、高山松林带、针阔混交林带、亚高山暗针叶林带、高山灌丛草甸带、流石滩稀疏植被寒漠带、高山冰雪带等 7 个生物立体气候垂直带，相当于中国南北几千公里范围内植物的水平分布。举世瞩目的低纬度、高海拔的物种基因库，

也是保存比较完整的自然综合体。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大发展大消耗的背景下，在万物都被资源化的背景下，白马雪山的景观、动植物仍然得到了比较完好的保存，这除了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因素外，我更愿意相信，是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为我们守护了这片美好的自然。自然的美好是容易看到和被赞叹的，而不那么容易看到的是人们的行为、生活方式和隐藏更深文化（宗教、信仰）及其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我看来，所有的自然遗产，只要是还有人居住的地方，同时也都应该是文化遗产，传统文化必然是自然保护的根基。事实上，藏区很多地方在客观上都具备这种条件。然而，怎样将这些价值以及当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保存好并传播出去，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后来和保护区管理局同事的交流中我们了解到，白马雪山保护区是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地范围内成立最早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0 年来保护区积累了丰富的生

态保护经验和多名保护领域的专业人才。同时，保护区也十分关注社区发展，和很多机构合作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社区共建活动，在发展的同时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传统文化保护的交集。在这个过程中，保护区管理局也希望尝试生态保护和地方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创新，其中，生态旅游是他们很早以前就探索的一条途径。



2006年管理局就在曲宗贡建立了为生态旅游服务的大本营，建设了生态栈道，并在2007年与香格里拉的一个旅行社开始合作进行生态游的营销和宣传，和保护区内四个相关村子的村民也达成了共识，决定现有的牧场不扩大，进行了有关游客接待和马夫的培训，打算有步骤有规范的在白马雪山推进生态旅游。但2007年

后，因为保护区筹建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生态旅游项目被迫暂时搁置，直到2010年6月才又重新启动，开始恢复和改进原有的基础设施。看得出来，保护区对生态旅游项目的开发，始终坚持稳扎稳打、宁缺勿滥的原则，这种认真谨慎的态度在今天是难能可贵的。

基于前期的考察和交流，我们觉得支持白马雪山推进生态旅游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首先，从保护区的角度讲，在中国，考核保护区工作的三个关键指标分别是社区共管、资源保护和公众环境教育，可以说，对公众进行环境教育也是保护区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保护区扩大影响力，进一步发展的需求。此外，作为管理方和决策者的保护区管理局对白马雪山范围内各项开发活动具有直接管理权限和高度的决策力度，这便于生态旅游项目开发和运营的集中管理和对可持续原则的贯彻和坚持。其次，从社区的角度讲，参与生态旅游服务意味着能从保护中获得补偿，能用生态服务来挣钱，是一种新的替代生计。从生态旅游本身讲，与其说它是一种产品，倒不如说它是一种值得倡导的出游方式或者原则。在这个原则指导下的旅游能活化社区（经济和文化），能促进跨地区跨文化的交流，能让社区认识到自己的自然、文化和生活中包含的价值，也让外界看到、意识到，并一起欣赏这种价值，我想这不管对于保护工作还是对于社区发展，都有助于激发一种良性的循环。

于是，2011年初，温洛克与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开始了以生态旅游为基础的社区参与的自然资源保护合作项目。在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以世界自然遗产地的

生态旅游为主题对保护区员工进行过培训，请专家对白马雪山 U-型谷进行过考察，对该区域生态旅游的要素进行了分析，也对生态旅游的项目进行了初步设计。

从 2010 年决定重新恢复生态旅游项目以来，保护区在已有大本营和生态步道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与生态旅游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修建了进山沿途的观景台，解决了大本营的用水问题，安装了太阳能，装备了小水利发电设施，甚至建了蔬菜大棚，并尝试恢复野外的白马鸡种群（这个也算硬件建设吧）。从这些已有的尝试上看，保护区对生态旅游开发仍然秉承了小规模建设、就地取材、巧妙设计的理念，这从原则上保障了今后的少破坏和可持续性。如今，白马雪山本身优良的自然和文化条件、保护区与社区良好的关系以及完善的硬件设施已经为生态旅游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一步，基于对自然学校的理解和认同，以及日本自然学校及生态导游专业人士对白马雪山开展自然体验活动可行性的认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决定把建立以生态旅游为主要内容的自然学校作为保护区环境教育和可持续旅游的发展目标。

和中国整个社会一样，中国的旅游业也正处于向可持续理念转型的过程中。在“生态旅游”一词被广泛滥用之时，最需要的不是理论或文字上的驳斥和反击，而是一个靠实践得来的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旅游成功案例，来为“生态旅游”正名。但愿白马雪山能担当起这个重任，为中国的生态旅游和自然学校提供教材，也为中国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提供创新模式。

如何开展生态旅游：以白马雪山为例

广濑敏通 小原比吕志 森美文



2011年至2014年间，日本生态旅游领域的专家多次访问白马雪山，通过多次参加自然体验以及与保护区工作人员、牧民的交流，对当地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并且还还为保护区工作人员以及牧民举办了几次培训。三年里，前后协助过我们项目的三位专家分别从各自的视角对保护区的现状进行了评价，并且为白马雪山今后开展生态旅游提供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分以下四点进行介绍：

1. 信息提供
2. 人才培养
3. 相关方角色
4. 指导原则

一、信息提供



从硬件上看，白马雪山保护区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基础设施。现在缺少的是国家公园里游客中心的功能，也就是信息功能。我们在去白马的路上参观了和保护区有合作关系的东竹林寺，那里的宣教中心可以承担一部分这方面的功能，但是需要进一步充实。如果保护区想要发挥类似于自然学校一样的作用的话，不但需要

具备体验功能，而且还需要具备信息提供功能。

如何具备信息提供功能，可以参考以下几种方法：



1、东竹林寺的宣教中心可以作为入口设施，为一般的游客提供信息。这里没有必要对“曲宗贡大本营”进行详细解说，而是主要介绍白马雪山和当地的关系。比如白马雪山对于当地人来说如何重要，白马雪山的生态系统具有哪些功能，如何支持当地人的生活，比如水源、食物、生计。

2、曲宗贡大本营提供的又是不同的信息，重要的可以有四个方面：

- 保护区的信息
例如保护区的结构和作用，保护区管理局成立以来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
- 当地居民的信息
例如四个村子的位置、为什么人们生活在这样偏僻的地方，现在，当地人和保护区之间的关系，从这里的自然环境获取什么？对这里的自然保护是否做了贡献。因为，也许会有人有疑问，怎么可以在保护区里放牧，这不会破坏环境吗？
- 活动项目的介绍
开展自然学校的工作，需要具备多个具体的活动项目。因此，在这里需要对各个活动进行介绍，比如观鸟观花等生态旅游项目，或者学做牦牛奶酪等体验藏民生活的项目。除了利用自然之外，还可以把当地传统生活设计成项目，提供给游客。
- 自然环境的信息
保护区生活着哪些生物，常见的植物、鸟类、昆虫，一周的天气预报等等，提供国家公园游客中心所必需提供的、有关自然环境的信息，并且需要经常更新。可以专门安排一个房间来提供这些信息。

以上这些信息，除了导游的解说以外，还可以通过图文式解说看板、导游手册、参考资料，以及百科字典一类的资料来提供。

如果是组织徒步或者登山活动的话，参加者只要达到目标就会感到满足了。但是像游学、生态旅游就不一样了，参加者更具有主体意识，他们需要对白马雪山的整体情况有所把握和理解。大本营最好能提供行动时随身携带的地图，以及能够让人

们对于白马雪山整体情况一目了然的立体地图。另外，如果能有植物垂直分布图、土地利用分布图、地质图等图册的话，就能让人们在这片土地有更深入的了解。

如果着手编辑《白马雪山百科辞典》这类资料、可以对白马雪山所进行的综合调查，将整体内容分为几个主题，总结成有趣的生态游素材。既进行科学性的考察，同时又将这些结果设计成引人入胜的故事。这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希望白马雪山也能有一本像《梅里雪山自然观察手册》那样的介绍当地动植物和自然环境的导游书。

3、路标：游览路线上也需要通过指示牌等方式提供信息。



比如进入营地要步行一个多小时，一开始大家是集体行动，但因为空气稀薄，各人的速度开始有了差距，渐渐地队伍拉开了。在前后无人的情况下，第一次来的人会担心自己是不是迷路了。这时候，如果有一些路标就好了。另外，路上有很多火灾后留下的烧焦的树木。一般来说，海拔低的地方，这些烧焦的树会渐渐腐烂然后倒下的，白马这里因为海拔高，所以还一直竖在那里，在日本我们称它为“白骨林”，这是高海拔地区特有的现象。对于这样的景观，如果有一个解说牌的话，那么身边即使没有导游或者工作人员，也可以自己去了解了。

建立标识系统时需要非常注意，比如要用符合自然环境的颜色和材料，比如用鲜艳刺眼的颜色或者塑料牌都是不行的。除了指路和解说以外，还有安全上的信息。比如，我们这次进山时经过一个有很多石头滚落的地方，如果在日本的话，我们必须标识出来，让游客注意。如果没有标识，一旦发生事故，那么就是保护区的责任了。

4、行前说明

访客一开始下车后开始自己走路时，会忽然发现地上都是牛粪。这可能会成为游客，尤其是不熟悉农村环境的城市人，对这里留下的第一印象，也可能留下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太积极的印象。因此，如何在一开始就提供这方面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事先告诉人们“这里从什么时候开辟牧场，很多年来开展放牧活动，这里大片的美丽草原就是这么维持下来的”，那么，人们也就能理解了。在人们开始步行

之前，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解说牌的话，人们就不用带着不愉快的心情，还是带着对这个地区的理解开始他们的体验活动了，其效果会很不一样。



在通往保护区的山路入口附近，正在进行大规模的道路施工。挖掘隧道产生的渣土和修建公路过程中挖出来的土被大量倾倒在山谷里，从而破坏了那里的植被。这些植被的恢复估计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过去，在日本亚高山地带也进行过同样的道路建设，在五十年后的今天，那里的植被依旧没有复原。这些地方在下暴雨时可能会带来的二次灾害令人担忧。此外，大量施工材料和垃圾被丢弃在那里，但是那样的地方重型机械很难进入，光凭人力回收极为困难。像这样的问题，作为活动设计者需要选择机会向参加者说明，甚至进而引导大家讨论。生态旅游的参加者不是单纯来欣赏美景的观光客，他们想要更多了解当地。

这样的思考会加深他们的体验，也让活动更有教育意义。

二、人才培养

当建立起信息提供系统之后，接下来就是培养能够很好理解、消化这些内容，并为访问者进行讲解的人才了。

1、培养什么样的人？

来访者最好都有向导同行。向导除了能确保访问者不给保护区的环境带来危害，而且还能给他们进行自然、文化的讲解，对安全管理也很有利。因此，向导不仅要会解说，也需要熟知安全管理的知识和熟练掌握急救方法。尤其因为这里处于高原，向导更加需要学习如何应对来访者身体状况的变化。

我们所要做的人才培养，不是把城市里的人带到这里让他们成为向导，而是要培养真正的当地人，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用当地口音的语言来真正表现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

最理想的向导是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但是在有限的预算中要确保人手有时很困难，所以，也可以考虑引进一些志愿者向导。过去在日本有过公益法人招募志愿者，经过培训后把他们派遣到国家公园的案例。当时政府部门拨了若干预算，用于志愿者的伙食费等等。



牧民中培养向导。

而在这里(保护区)则可以通过向来访者征收导游费来获得资金。此外,在日本,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一起制作旅游指南和手绘地图,作为收费资料销售给访问者,借此来筹集活动经费。

当地居民可以通过运送行李、提供餐食,或者是销售做饭和取暖用的柴火等方式获得一些收入。另外,也可以考虑在

2、培养向导

● 理念和使命

到这里来参加培训的人大多有着自己的想法和目的。有些是因为喜欢自然、喜欢这个地方,有些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那么也会有些人不是主动参加,而是被村子里派来的。有些甚至可能更喜欢城市生活。正因为大家的想法不同,所以培训如果光是教授技术,那么就会出现问题。为什么要当生态向导?是为了挣钱吃饭?那么,在一开始收入非常低的时候,那些没有任何理想只是为了挣钱的人可能就会放弃了。所以有必要一开始就统一大家的想法,这也需要通过培训达成,也就是先进行有关理念、使命的培训,然后才是技术。

● 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在自然体验中一直都是最重要的,更何况要在白马雪山这样的高原地带开展活动,除了一般的安全以外,还必须考虑高原反应带来的问题,所以需要采用高原适应能力测试、高原适应方法来应对。

对于居住在高海拔地区的云南人来说也许参加白马雪山的生态旅游活动非常容易,但是对于来自上海、北京等低海拔地区的人,或者日本、欧美的游客来说,能否帮助他们适应高原环境,将成为利用白马雪山发展生态旅游的关键。

● “传达信息”的技术

在活动中需要根据客人的情况进行针对性的解说,这时候就需要向导能清楚理解对象是生活在什么样环境里的人。当地居民可能不像城市人那样具有很高的沟通能力,也没有很多熟练的、与人交往的技巧,所以需要培养他们“传达信息”的技术。日本有很多培养自然体验师的机构,我所在的“日本生态游中心”也常常举办这样的培训。解说技术大多是通过实习、现场学习,而不是讲课进行传授的。这

一点很重要。此外，还要进行待人接物等行动规范方面的培训。

● 《白马雪山百科词典》



之前提到过《白马雪山百科辞典》，向导需要学习和理解这类知识。关于自然环境，例如树木、昆虫、哺乳类等生物知识的培训，则可拜那些熟悉白马的专家学者为师老师。当然，更重要的是去实地对学到的知识进行确认，加深理解。

要在白马雪山发展生态旅游，需要有精通白马雪山和三江并流地区的专家进行指导。如果这样的人才不多的话，那么能做的就是选出负责人，然后一次次地尝试开展活动，不断地自我积累经验。

● 保护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

1). 对自然的保护和利用

保护区，就是要保护区域内那些有价值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令他们能得以很好的保存。但与此同时，也有必要将有关这里的信息传播到保护区以外的地区。如果禁止人们进入保护区，那么就无法让社会知道保护的价值。因为在封闭的区域里，即使自然被严重破坏也没有人会表示关心，这样的话，保护区就失去了它作为保护区的社会价值。

因此，保护和利用必须两者兼顾，“保全”这个概念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2). 可持续的生计



有必要让当地居民能可持续地开展自古以来他们所从事的、与那里的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计，比如放牧。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尽量维持以前的做法和规模。同时，必须认识到商业性的急剧变化会给自然环境带来巨大影响，尤其是畜牧业。为了提高生产率而增加家畜放牧数量的做法常常会导致环境破坏。自然环境的破坏不

但不会增加财富，相反可能会带来生计本身的崩溃。

3). 生态旅游

在环境容许的范围内进行的生态旅游会给这个地区带来适量的现金收入。

然而，有必要认识到这只是当地人主业之外的、附带性的额外收入。如果指望旅游收入的话，就会超出环境的承载能力，给环境带来负担，这样的话不仅造成现金收入的损失，连主业都会收到影响，这样的案例已经发生过很多起。

生态旅游，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对于当地人而言，这不过是他们赖以为主业之外的副业。

4). 来访者的总量控制



生态旅游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控制入境人数。因此，需要根据高山地带脆弱的自然环境中对自然的保全，以及来访者的满意度等因素来设定合理的进山人数。

如果需求大的话，那么要保证合适的规模就会有困难，但是白马雪山因为保护区的关系，本身的管理体制很明确，所以只要设立进入保护区的权限，就可以进行控制了。

此外，保护区重视公益性，在预算上有一定的空间，所以不用考虑太多收益方面的问题，这对于运营来说也是有利的。比如，以 10 人一组的规模，一天 5 组。一个山谷总计 50 人的数量比较合适。同时，还要考虑到某个点的负荷，一组的人数最多只能在 20 人以内。解说和注意事项的传达也为了做到能以客人进行“眼神的交流”（实实在在地传达到位），1 个向导负责 10 个左右的游客比较合适。

三、相关方角色

白马雪山推动生态旅游的目的是什么？

有必要对此进行充分的探讨，在相关方之间形成共识。开展生态旅游是为了保护白马雪山的生态环境？为了让当地居民能够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为了保护以畜牧业为中心的民族、生活文化？为了保护金沙江-扬子江-长江流域的水源地而进行

启蒙活动？还是为了在国内或者云南省省内培养更多了解自然重要性的人才？

目的可以是以上或者之外的任何一条，也可以有多种目的。但是需要由相关方一起来进行探讨，然后明确各自的角色。在这里我们假设对以下几个相关方，即保护区、NGO、当地社区以及当地政府进行分析。

1. 保护区的角色

保护区对于区域内的生态旅游进行全面的的管理。

- 保护区是白马雪山自然学校所在地，提供设施、活动场所和活动项目，配备解说员和生态导游。
- 开发各种互动式的展示方法和体验型的解说手法，以便更有效地为来访者提供当地全年的自然信息、社会人文信息。
- 持续地开展各类充分利用保护区自然环境优势的体验型活动项目。

2. NGO的角色

- 为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提供专家的意见、提供培训
- 开展各种网络活动，把城市居民和保护区连接到一起



和都市地区的 NGO 建立合作关系会带来很多帮助。比如他们会带来都市地区的客人。而这些 NGO 所具有的经验及各种资源也可以共享。既可以是在云南省内部，也可以联合周边其他省市的 NGO 一起举办论坛，从而建立网络。

3. 当地社区的角色

保护区内四个藏民村子的人们要更好地认识到藏民的传统生活和习俗是珍贵的资源，大家一起合作进行保护和公开。

- 协助将传统文化、习俗融入生态旅游、环境教育项目的设计中。
- 当地居民自己参与提供服务。

※政府和保护区要积极地鼓励社区参与。

4. 政府的角色

保护区通过生态旅游的活动来进行环境教育的普及并且使之产业化，这都是为了能够将来长期维持良好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对此，政府需要进行以下的支持：

- 鼓励中小学利用保护区的自然学校开展课外学习活动。
- 鼓励当地居民参与保护区自然学校的运营
- 采取更加有效的方法提高城市居民的自然环境保护意识。
- 为了支持保护区自然学校的各项活动提供一定的预算。
- 在可能的范围内，制定条例和法律来对以上的活动提供依据。

四、指导原则

开展生态旅游之前，重要的是要先理解生态旅游的精神，并且按照她的原则开展活动。在这里我们先参考一下日本对生态旅游的定义。

<生态旅游的定义>

生态旅游是“参加者理解和观赏环境、自然（景观）、野生动植物、生态系统，进而提升相关的伦理观，在自然环境中，做到不损害环境、自然（景观）、野生动植物和生态系统，以适量人数参加的旅游形式。”

生态旅游是指以通过反复开展此种形式的生态旅游，创造保护地方社会的自然与文化、贡献于当地经济的社会结构，这不是单凭旅行者的自觉和旅游业从业人员的努力就可以达成的东西。需要游客、策划、导游、接待等方面的共同合作。（1994年8月，日本自然保护协会）

专家们根据常年从事生态旅游的实践经验以及在白马雪山的调查结果，再参考了日本的文献，为保护区制订“生态旅游指导原则”提供了以下参考方案。（当然无论是指导原则，还是手册，最终都需要由最为了解和热爱白马雪山、生活和工作在白马雪山的人们自己来决定。这对于其他任何地区应该也是一样的吧。）

白马雪山生态旅游指导原则

一、针对生态游游客的指导原则

1. 不给白马雪山的自然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2. 尊重白马雪山的文化
3. 努力在访问前先学习白马雪山当地社会的情况
4. 通过旅游体验思考环境问题
5. 尊重亲近自然的体验，学习与自然共生的生活方式

二、针对旅行策划人与导游的指导原则

1. 充分理解生态旅游的主旨
2. 意识到将“亲近自然的旅行”变为“能够联系到自然保护的旅行”这个目的
3. 熟知白马雪山保护区的接待机制
4. 在策划阶段听取了解白马雪山情况的研究人员和自然保护团体的意见
5. 严格遵守旅行团规模在 20 人以内
6. 为参加者举办行前准备会
7. 配备熟知白马雪山的自然和文化的当地向导（或有保护区工作人员同行）
8. 重视与当地人的沟通
9. 从参加者与当地人那里获取对旅行的评价

三、针对居住设施的指导原则

1. 选择能够表现当地自然、文化的地点环境
2. 不会给保护区的自然、文化带来不良影响的规模
3. 以当地人作为中心进行管理、运作与经营
4. 设施、建筑本身就要考虑到环境、能源
5. 不给居住者提供过度的舒适
6. 向居住者推荐与白马雪山的自然文化相关的向导、展示、设施与导游书
7. 加入当地的经济文化网络
8. 推荐当地生产的土产、以当地物产为中心提供饮食

四、针对保护区管理的指导原则

1. 与当地的研究、保护、教育机构间进行信息交流
2. 科学制定保护区的容纳量，不但自己遵守，同时也督促相关人员遵守
3. 制定保护区的最大容纳人数，严格控制以防过度利用（目前可定为一个山谷一天 5 个团体以内）
4. 拒绝那些与自然接触少对环境影响大的利用方式，推进与自然接触多对环境影响小的利用方式（实践环境教育）
5. 原则上禁止本地以外的资本进入

（参考资料：NACF-J 生态旅游指南、1994 年 8 月，日本自然保护协会）

白马回头

王国慧 乐与永续工作室

记得 2011 年带惠雯和屋久岛的朋友去白马保护区时，常看到自驾游客在国道经过处指指点点，讨论哪里是“白马回头”（大众旅游市场中传说一景）。于是我们也开始四下张望，而肖林总是笑笑，“你说哪儿回头，哪儿就是回头吧。”

可不，头都没进，何谈回头呢？我们谈体验，谈教育，也最忌山外指点的吧。这么多年了，对我而言，白马似乎保持着没有改变的时间感，不管保护区外的路怎么熙来攘往，挖了又扩。如肖林，当局长和当守林员时一样的谨慎，永远拒绝没谱的“做大做强”。有次有客人问他，“听说保护区之间也有经费竞争的。如果猴子保护得太好，不是濒危物种了，你们是不是会失业啊？”他说，“如果有这样的失业，那我太幸福了。”对于山里人，那种万物一体的体会，不管对外传递，或对内呵护，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轴心吧。



从 2007 年到保护区采访，到去年把第一个乐续遗产体验团（Live Heritage Tour）带到社区，我和白马结缘已经整七年了。每次去，看到千辛万苦才能实现的一点点改进（如供电），和要花费更多心力才能保护下来的“不变”，都会不自觉鼻酸。或许因为身在其中过，知道木栈道的木头是大伙儿怎么一根一根回收来铺上的，知道水管子是怎样

被骡子一节一节背下来的。不过最开心的，还是朋友们在各自道路上有所成长，却又总像是在呵护着些共同之物。如星川君和惠雯，把屋久岛和白马的生态旅行交流课题，推进为频道更宽的东亚地球村；提布、茨里和龙华这些兽医、护林员，成长为基地的水电工程师和接待专员；静若现在是专业自然导师了，孩子王，还画一手漂亮的植物绘本。而懒散的我，也勤快起来，从记者辞职，做义工，去国外进修，现在继续做着草根的遗产保护者，不自量力地尝试以社会企业的方式，和社区伙伴们一起践行“遗产共生”的可行性…虽不在一处，亦常有关照共生的感觉。我想，这就是白马和屋久岛这两处“世界遗产”，给我们这些人的，最值得感激的“活遗产”吧。

感激不完，那就还是再说些遗憾的吧。

快，不一定好；但慢，也不一定就是好。回头不易，内外皆然。

在国内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创业尝试中，白马不仅起步早，社区协力的意识之高，行动之有效，建成的接待条件之好，在当时都是一流的。然而，虽然一直保持着零散的接待量，不错的圈内口碑、媒体曝光和小众吸引力，但却一直没能形成一个稳定的，性质鲜明的生态旅游（或自然教育）产品、品牌和运营。一方面没能继续当年自然遗产保护管理形式创新的劲头，一方面也没能发挥出社会传播方面应有的影响力，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那么从资源，到产品，再到运营，这中间无法顺理成章并滚动起来的链条，到底卡在哪里呢？这是我一直在反省的问题。从我个人的过客体验，提出一些被反复讨论但无法跟进解决的问题，期待能给去过白马，爱白马，想帮白马做点什么的的朋友，在接下去的讨论或行动中，提供一些参考。

一、起步早，意识领先，软件建设后继乏力。

当前的接待设施，主体部分早在 2006 年已具雏形（曲宗贡大本营，生态栈道及有明码标价和产品介绍的旅游宣传页）。这些年保护区逐步完善供水供电系统，自力更生，值得钦佩。但软件上的完善则相对乏力。比如，对外的相关旅行资讯服务（实用性和宣传性两方面）都改进不大。生态游网页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建设。最急需的生态解说导讲系统（包括基础的生态游导引手册，观花观鸟手册等更细分的特色导讲资料等），也一直没能得以编辑。

二、经验重复损耗，改进方案无法落实。



2011 年，作为温洛克农业开发中心外聘的生态旅游培训师，我对当时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状况进行了调研，基本评估和资源要素分析。我们还和社区一起讨论，完成了初步的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包括一些常规和特色线路设计）和 1 至 3 年的生态旅游品牌发展规划。在发展规划中，导讲解说系统的建立与人才培养，游客管理

系统，多功能接待中心，网站建设，开发土产纪念品支持社区生计等建议，都列出了对应的操作时间表。这些规划，是我和白马管理局，社区代表，温洛克的项目团队一起，根据社区的需求和现有资源，商量和探讨出来的一份可行性方案。遗憾的是，这份三方都认可的可行性策略，在 7 年之后，依然是一纸空文。主要原因：一

无经费投入，二无专人跟进。更可惜的是，很多类似的交流或调研成果，也并未得到有效的分享和传播，错失积累效应。

三、特种体验（教育）产品，市场化过程中的资金与专业缺口：

如果总是在产品化和市场化的一些专业环节上掉链子，社区丰厚的遗产知识系统和人力资源，就无法最有效地转化为高品质的社会教育产品和服务，也无法实现保护区尝试生态旅游（或自然学校）的初衷。

在这些专业环节，找到和合适的机构合作或引入人才，不仅能协作开发产品，也有利于社区人才的能力培养。比如前面提到的生态游系列手册的制作。保护区有着丰富的素材和实践经验，却缺乏合适的编辑人员。如果外聘专业编辑和出版团队，又很难申请到经费。这个投资缺口，如果传统的政府拨款和基金会筹资都无法导入，开发者就只能通过产品的市场和社会收益来支持，所谓自身供血。但既然成熟的产品尚未开发成型，无法通过市场获益，就始终面临青黄不接的尴尬。

四、自然教育界的合作，专业提升与市场开拓，值得期待

这七八年来，也是中国大陆的自然教育从无到有，蓬勃发展的一个上升期。白马社区也是最早参加自然学校交流培训的组织之一，但至今没有建立自己的自然学校，也尚无专业自然教育机构来合作建设。那么，在白马发展生态旅游，尤其是自然教育的瓶颈究竟在哪里？这里面涉及到的因素，都很值得分析。

另一方面，在2014年参加白马考察的中日自然教育界交流中，日方的很多观点很有启迪。如对“如何衡量合作目的地条件是否成熟”的问题，有中方朋友认为白马社区的发展还不够成熟，接待的意识和条件（如食宿）都有局限，还不适合来做培训或活动；但日方专家表示很愿意带人来，“这里是什么条件，就带什么人来。而且其实如果这里“成熟”到能适应所有人来，这个地方就很危险了。”

这些颇有意思的话，在交流过程中经常会听到。就我个人而言，这些来白马考察及交流的日本生态旅游界专家，如广濑，小原，佐佐木……他们贡献的不只是专业上的建议。很多观察的视角和理解差异，更值得反思与跟进。希望这些难得的经验交流，能在我们今后的工作中，得到更有效的分享和应用。

五、引入可持续性的行为考量工具

我相信，尊重、理解和维护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综合生态价值，支持其生态保育工作，是我们讨论以此区域为目的地所规划的体验活动的基本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不管保护区和合作方所开展的活动是以怎样的切入点，侧重点，怎样的类型或命名，其实质都应该，也必须是一种符合可持续性原则的活动。因此，作为管理者，白马必须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行为考量规范，以方便决策评估与游客控管。而作为合作者，组织者，和拜访者，我们也有责任帮助白马一起，从各自的专业经验出发，一

起贡献建议，并以身作则。

总之，在我的理解，白马的生态旅游，是在中国自然遗产管理体制转型的大背景下，一个特别值得珍视的，社区共管共建的保护区生态旅游创新个案。如何从当初的模式创新，顺利地实现相应的产品、管理、运营和品牌的建设和维护，并以市场和社会的双重收益，激活和反哺保护区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真的需要白马内外，同道中人的耐心，坚持与协力了。

今年秋天，乐续又要再进白马了。这次的村落传统手工艺调研，是希望帮社区设计开发出一些传统手工的生态游纪念品，以传承文化，增益生计。虽然我们力量微小，短期内也未必能给社区带来明显的经济收益，但希望这些诚恳的工作成果，能成为被社区所接受，珍视的一点共同财富。而我个人，也愿意一直做这样一个民间身份的遗产保育员，保持草根的自由与担当，也领受吾乡吾土的滋养。这种简单的勇气和幸福感，应该说，是从当年进白马的山路上学到的。而一路回头，白马，总是在那里。

结语

这本小册子是来自外部来的我们给予当地伙伴的建议。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的远远超过这些。他们与自然共生的文化是保留住如此美好的自然环境的最重要的土壤，而保护区看似保守的姿态，其实也正是让白马雪山避免被大众观光式的开发所破坏的重要因素。

今年3月，我们在上海举办了“第一届东亚地球市民村”，这是屋久岛云南环境交流项目的一个延展。大会主题“Slow, Small, Simple:可持续发展和亚洲的智慧”中3个S，正也符合白马人的“哲学”。

2011年日本311地震后开始的这个项目三年来得到了日本一般社団法人 act beyond trust 为主的众多机构和个人的支持和指导，在此深表感谢！

最后，希望这本由于我们与白马雪山的结缘所诞生的小册子能得到更多从事生态旅游、自然学校的伙伴，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管理者，以及旅游行业的从业者指教，并引发更深的讨论，最终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感恩大自然！

中日公益伙伴
2015年3月



作者



李静若 云南在地自然教育中心



广瀚敏通 日本生态游中心



小原比吕志 屋久岛野外活动综合中心



森美文 森环境教育事务所



王国慧 乐与永续工作室

特别感谢



肖林 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提布 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合作机构

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资助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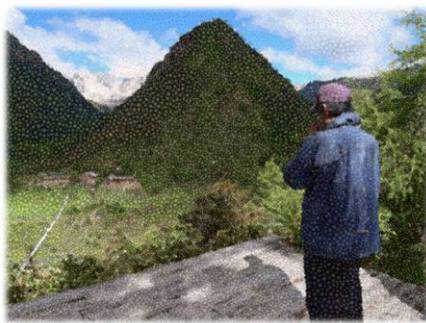
一般社团法人 act beyond trust

汇编

中日公益伙伴

联系方式

info@csnet.asia



* 东亚环境交流项目 *